

鱼从头臭起

[奥] 弗里茨·韦斯 著 韩世钟 马仁惠 曹乃云 译

D e r F i s c h b e g i n n t a m K o p f

f z u s t i n k e n D e r F i s c h b

e g i n n t a m K o p f

D e r F i s c h b e g i n n t a m K

o p f z u s t i n k e n D e r F i s c h



鱼从口臭起

[奥] 弗里茨·韦斯著 韩世钟 马仁惠 曹乃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FRITZ WOSS
DER FISCH BEGINNT AM
KOPF ZU STINKEN

本书根据 MCMLX Paul Zsolnay Verlag
Hamburg • Wien 1960 年版本译出
(本书中文本获得作者授权)

鱼 从 头 臭 起

[奥地利] 弗里茨·韦斯 著
韩世钟 马仁惠 曹乃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9.75 插页 5 字数 458,000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7-1579-5/I·941

定价：25.20 元

(沪)新登字111号

第一部

第一章

汉斯·克雷默尔的遗孀开的旅馆位于威斯特法伦州明斯特县城的入口处，就在通往明斯特的国道的一旁；这旅馆古老、威严、轩敞、恢宏，是这家世代富裕的见证。就在旅馆一边有一座新建筑物，那是小汉斯·克雷默尔开的一家汽车修理工场。工场已经关闭。小克雷默尔早已上前线打仗去了。

他的一帧穿着军人服装的照片，还挂在酒吧间内。

“你来啦？”——“嗯，娘，我们来了！”一位矮矮胖胖的少妇把一个七岁的女孩和一个五岁的男孩从楼梯上往下推入酒吧间。

“你把孩子也带去？”——“难道我不该把他们带去吗？”少妇心里没有把握地问道。她的婆婆个子高大，态度冷冰冰的，为人严峻，对媳妇的发问不理不睬。

这时已是早上八点钟了。少妇从日历上撕下两页，那是1943年2月2号和3号的两张。“你在干什么？”——“今天已经是2月4号了，娘！”——“你是不该撕下来的！”少妇心里一怔，手一松，两页日历飞落到地上。“你们这就去吧！”老太对媳妇和孩子们吩咐。

“喏，喂，克雷默尔大娘，到底怎么啦？我要一大杯樱桃酒！”

大娘走到街上，当着酒客的面把门带上，用钥匙从外面在锁孔里一转，然后拔下钥匙。“店门一直要关下去了！”

县府大楼前的院子里人头攒动，人们面露愠色默默等待，年

轻和年长的妇女共三十来人。

县领导人让小车开到大楼后边，经过后面的一条通道逃进办公室。他悄悄把窗帘撩在一边，小心翼翼地从小楼窗子里偷看下面院子里的妇女，自从戈林^①发表讲话以来，她们已有三天之久围住县府大楼，要求作出解释。

天寒地冻。风儿在电线中哀泣，并把雪花中飘拂的薄旗从楼顶上吹落下来，打妇女们的头上飘过。人们对此根本不理不睬，纹丝不动。只有颇有名望的市民妻子克雷默尔大娘和她的媳妇以及两个孩子，在人群中挤开一条路，直奔楼梯去找县领导了。

过道旁边墙上的报栏里，还一直挂着1943年2月2日的《人民观察家报》^②。红色粗体字的通栏标题在吼叫“斯大林格勒”。当县府的政治领导人想从报栏中取走这份报纸时，克雷默尔大娘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让它留在里边吧！”——“我总得把它取走啊！您还是让我拿走吧，克雷默尔太太！——这是县领导的命令！”——“你让它留在里面！”——“你们总得理智一点，回家去吧！”——“我们的儿子怎样了？”——“我毕竟对此没有责任！”他挣脱大娘的手，一溜烟似地逃走了。

最后县领导人还是露面了。他站在高于她们的踏步上。克雷默尔大娘把媳妇和两个孩子推到他面前。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的儿子！媳妇们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他们怎样了？”

“你们知道，他们都在斯大林格勒，为了人民、元首和帝

① 戈林(Hermann Göring, 1893—1946)，德国纳粹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② 纳粹党办的一份报纸。

国,也为了你们,投入了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最伟大的英雄斗争,反对恐怖的布尔什维克,直到最后的一个人倒下!帝国元帅……”

“你们撒谎,你和你的帝国元帅!”

“这是没法改变的!”

“你们为此要永生永世受到诅咒!”

……

……

……

……

……

第二章

伏尔加河畔远在数千公里之外，同一个太阳要晚一个小时才给威斯特法伦州的小县城送来一个新的日子。那是1943年2月4日，莫斯科时间早上八点钟。

审讯和盘问没完没了。俄国人十分好奇和怀疑。昨天是普利菲尔^①提审，今天是苏联宣传机构的另一些人或特派员对此发生了兴趣：这五名德国军人是怎样冲破斯大林格勒的最后包围圈，经过俄国前线逃到卡波夫卡的。

少校戈尔茨，他的勤务兵二等兵许尔泽，上尉维塞，上士库诺夫斯基和二级下士克雷默尔重又聚在一起了。

少校和上尉被人从地洞里带出来，而库诺夫斯基、克雷默尔和许尔泽则是从峡谷的掩蔽体里被押解出来的。他们和别的俘虏被分隔开来，由一名红军哨兵押往去戈罗季什奇的交叉路口，这儿往左通向奥尔洛夫卡，往右下了戈罗季什奇小山，方向是去斯大林格勒中心。

库诺夫斯基从一个俄国哨兵那儿扒来一根纸烟。他们现在三人凑在一起轮流抽。少校的勤务兵许尔泽和克雷默尔则蹲在雪里不想起来。

许多这样蹲在雪里的人永远起不来了。

“起来，你这个吃得饱饱的小子！”库诺夫斯基向二等兵许尔泽大喝一声。“你是不会立刻因生冻疮死掉的！”克雷默尔浑身哆

嗦起来。“现在我又犯病了！我相信，我身子发烧！”他的嗓音高亢而微弱，好象来自一个男孩。

“那你至少没有受冷！”——“嗯，那倒是啊，那倒是啊！”——“哦，上帝的将军！那我当然要唱一首赞美诗了！”——“如果有过上帝的士兵，那么至多就象你那么个可怜巴巴的中士！”这是随军牧师说的话。

哨兵从身上拿下冲锋枪把牧师和战俘隔开。

“你给我走，”哨兵怒气冲冲地吼叫。

牧师仍然镇静自若地站着，立即脱去右手上的连指手套，掏出他的一枚金属十字架，这十字架由一根链条拴着挂在脖子上，藏在胸口的军服内，他用有力的拳头紧紧抓住这东西向那个俄国士兵递去。

“是牧师啊？”那个哨兵惊异地问道。“是的，我的孩子，上帝与你同在！”这声音从他有力的胸腔里扩散开来，立即成为教堂里神圣的钟声。一双明亮的蓝色眼睛射出坚定、善良、有力和无所畏惧的光芒。

然而牧师的外表则另是一副样子，他脚上穿一双粗糙的毡靴，身上穿一套军服，大脑瓜上戴一顶毡帽，长着一张宽阔的与农夫非常相称的脸庞，个子在中等高度以上，身材又宽又大，强壮好象公牛，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儿神职人员的仪表。

那个俄国哨兵心里把握不定，要想发作脾气，但又心存恐惧，他终于在牧师和十字架前退却下来，窝着一肚子无名火，退到一边，闷闷不乐地给牧师让开一条路。

“你们大家都在啊！”——库诺夫斯基和牧师握过手后便翻

① 德国流亡者和共产党作家。著有《斯大林格勒》一书，书中提到了本书作家弗里茨·韦斯。

翘大拇指。“您到底还有力量，牧师先生！”——“脑瓜儿还一直象颗荷兰卷心菜，不是吗？这是罪过，每当我把一口食物塞进嘴巴时，也给自己这么说，不过嘛，要是我死了，你们会得到什么？”——“千万别死啊，牧师先生！”

自从被俘以来，牧师也没有比别人多吃一口，他从红军那儿苦苦乞讨来的东西，或者俄国妇女偷偷塞给他的东西，他总是分给大家共享。

“你们在这儿怎么样？”维塞耸耸肩。“就我们从哨兵那儿打听到的，我们在这儿还要被押去受审，这一回是去奥尔洛夫卡。”——“那你们走运啦！”——“走运吗，牧师先生？”——“因为你们没有东西吃了么？”——“这倒不是的！”——“那好！”牧师说，他刚从司令部来。他为伤病员请求提供治疗，为别的筋疲力尽的人请求提供给养，他们被继续押送之前，容许他们稍作休息。

“你们自己曾在我们的蛇窟里！”他对戈尔茨和维塞说。“二十五个人挤在一个潮湿的泥洞里，洞里连十个位置也没有！如今我们当然有较多的位置了，因为今儿早上又死掉四个人。不到五个人还能走完一半路！——在你们这峡谷掩蔽所呢？”他问库诺夫斯基。“昨天晚上我们还有七十个人！就在夜晚有十一个人几乎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并且逃过了边境！那儿蹲着那么一名伙伴，就象你一样鲜蹦活跳，在你身边，靠在你身上，曾在你耳边叽哩咕噜，说他还抱着一切希望，突然之间，他不再动弹了，变成了一具尸体！呸，见鬼！到了下一天早上，我们象清除死耗子那样把他们拖出了掩蔽所！有两个被伊凡们^①干掉了，因为他们不是偷偷地或者在掩蔽所里交谈，而是跑到野外去聊天！”

“你估计还有多少人能够行军？”

① 泛指俄国人。

“包括我在内，一个也没有！可是在斯大林格勒，保卢斯^①还把那些半死不活的看作完全可以投入战争，而俄国人的标准比这还高。你们将会感到奇怪，伊凡们又是怎样去帮助他们的呀！”

“您办成了什么事啊，牧师先生？”少校向牧师打听。

“啊，上帝，”牧师叹一口气，挥一下手。“这儿一切都不同，跟这些人能办成什么呢？”他摇摇头。“跟他们中的一个人真能办成什么事吗？因为您到了这个地方就寸步难行了。这儿每一个词都有另外一种意义，往往和原来表达的意义刚好相反。要懂得俄语啊！——或者学会苏联语吧？——每个人得首先学会！——尽管如此，但也不能放弃机会，人们得一试再试。那好，他们答应我将办各式各样的事！——太多了！”

“嘘！”库诺夫斯基插进来嘘了一声。他们窃听起来，他们蹑手蹑脚地退到墙壁旁边，紧紧地挤拢在一起，紧张得气也透不过来了。他们每个人的心跳得象锤子敲击似地咚咚作声。

什么是地狱之歌呢，那就是隔着一层大雾弥漫的空间距离，随着一声可怖而原始的野蛮嚎叫，人们所能感觉到的那些牺牲品的默默的恐惧在向四周扩散，而敌人以一种凶残而沙哑的吼叫象野兽似地袭击他们。

从峡谷那个方向，从戈罗季什奇小山侧翼向上回过来的地方，似怒涛般的轰鸣声滚滚而来。

这种喊叫声，犹如用重棒在脑壳上作沉闷的噶噶敲击。

“是押送俘虏的队伍吗？”维塞问哨兵。

“是的，是的，押送队，德国伙伴！”

“啊，我的上帝呀！”牧师叹口气。“他们在司令部向我作出保

^① 纳粹将军。曾任纳粹德国第六集团军司令，被围斯大林格勒，最后向苏联红军投降。

证，我们的人今天决不再需要行军，据说先来一个也配备有好多名医生的委员会，我可以下午再打听，直到他们送来新的指示……！”牧师说到这儿，停了一停，因为那边小山脊上此刻出现了八人一行的第一批德国战俘。他们行进的那种速度，连走在队伍前面的俄国押送队队长也觉得太快了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儿！”他向战俘大喝一声，因为后面跟上来的人离他们有一百来米远呢。

“他们吃不消了！”库诺夫斯基挖苦道。“你们只要看一下，那些离队走在前面揩油给养的大人先生们、军需官和别的英雄好汉们，已经在随便乱走，不象行军了！”——“那些吃空额的狗杂种，不是每个人都能拖走一个走不动路的战俘吗？”维塞气愤地说。——“他们至少应该保持别人跟得上的速度，”牧师缓解了维塞的谴责。

“他们倒也很担心呢！这些模范小子现在也拍起伊凡们的马屁来了，有朝一日我们进入了俘虏营，那么他们还会对咱们发号施令，继续克扣咱们的伙食，恐怕手段比伊凡们还高明！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揩咱们的油养肥他们自己，也一定能挺得下去的！”

“德国伙伴，坏家伙，狗东西！”连那个红军哨兵也骂人了，同时轻蔑地啐了一口。

“我压根儿不能责怪他们！”库诺夫斯基心里想。“要么吃，要么死——这是个口号。这儿到底对什么人还叫伙伴？如果我能把别人的东西吃掉，那么别人就会饿死，而我会活下去！我只能活一次啊！”

伙伴们形成一支长长的支离破碎的队伍，或三三两两，或一个两个，好象飘浮的影子，又象只由皮包骨头和破烂衣衫组成的一支长满虱子的幽灵队伍，穿过只能透漏熹微晨光的潮湿而滴

水的雾霭，拖着蹒跚的和踢踢嗒嗒的步子，在小山脊上缓缓地移动。

“走，起来走，走得快点，快，狗娘养的法西斯匪徒！走，快！狗娘养的俘虏，快点儿，快！”押送队的哨兵们不断响起令人神经紧张的吆喝声，他们穿着半统毛皮大衣，象毛头蓬松的大狗，一再向俘虏队伍吠叫，时而发出恐吓而粗鲁的骂声，时而用冲锋枪和枪托敲打俘虏，驱赶他们往前走。

“冷酷无情的畜生！”上尉愤愤不平。

“看在上帝面上，这样的事不许再在人的身上发生吧？”——“这样的事还多得很呢，牧师先生！”库诺夫斯基回答。他们驱赶俘虏象在驱赶一群羊！——“与其说他们还咩咩叫，聚集在一起，倒不如说他们好象是一伙重大罪犯！这帮人就这样看待我们，牧师先生！我奇怪，他们还要费这么大心计把这些可怜虫押走，而不干脆把他们干掉。他们可能也会这样对待我们。如果这帮家伙不怕他们高贵的盟友对他们的严密监督，那么他们会把我们统统干掉，一个不剩，他们的盟友本来乐意有这样的变得可以打几分交道的伙伴！”

“因此，伙伴们，我们现在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我跟那帮人吗？”库诺夫斯基大声吼叫起来。“到底分享什么呢？饥饿、寒冷和虱子？他们自己已经够多了。这到底怎么讲？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吗？每一个比我力气大的人，如果我想要他的东西，他便会在我屁股上踢上一脚！到底为什么？我跟他们结交，为了一起送命？不，牧师先生！我也想跟军需官先生们那样，走在队伍前面，走在前面，高高在上！”

“那么你立即离开啊，埃米尔！”克雷默尔劝说他。

“我还不能这么干！”

队伍末尾有两个人走不动了，随即晕倒在地。一支冲锋枪扫射，他们用不到再行军了。

押送队来到当地第一批屋子中间的街道上，只要再走五十米便到，这支可怜的队伍越来越逼近他们了。

伙伴吗？——这是一支死亡的队伍，维塞和别的人喉咙好象被掐住了似的，害怕自己被一起拖走，落得和他们那样丢掉生命的下场。

看守他们的哨兵把他们赶在屋角作隐蔽，狞笑着用食指威胁他们。“押送队真糟糕！”——他表示，算他们走运，不用遭此押送的厄运。他和“5”这个数字有缘。他如今接收了五个俘虏，日后也得移交五个俘虏。他担心这支押送队的领导同样为了完成押送的任务，干脆把在他看守下的五个俘虏一起带走。

押送队里的战俘数月以前还是些具有抵抗力量的家伙，干净而整洁，如今比老头儿还要可怜，比最后的流浪汉还要衰败，他们就这样走了过去。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表面上看来又一次恢复了健康，或者大腿再次遭到毒打，他们步履蹒跚，在走人生最后的路程。

——他们毕竟是你的伙伴！——如果他们就这样走过去便好了！——多么可耻啊，维塞上尉，你在他们面前竟然躲在一位红军阔宽的背后受他庇护！——如果我落进他们的行列，那就必死无疑——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再会看到故土——真是不能去想这些啊！——如果他的嘴也不尖刻就好，库诺夫斯基有他的道理，他有勇气不说假话！——对斯大林格勒的战俘来说，死亡是命运的规律！——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幸存下来的唯一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保持一个例外！

哨兵的吼叫声停下片刻之后，就可听到战俘们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仿佛他们在拼命呼吸空气，以最后的力气继续行军。几个掉队的，深深佝偻着身子，跌跌撞撞，在哨兵的骂声和拳打脚踢下，再次跟上了队伍。

队伍最后的那一个俘虏，吃力地站起来，匆匆走了几步，终因跌跌撞撞，仰天摔倒，屁股着了地。

那个看守五个战俘的哨兵抓住维塞的胳膊，指着躺在地上那个人高兴地喊道：“你瞧，快，快，——真象个臭虫！”这景象看起来令人害怕，并且显得荒唐可笑。他象一个甲虫仰天躺在地上束手无策，那可恨的魔鬼绝望地划手蹬脚。这时有两个押送队哨兵向他吼叫，踢他，揍他，也无法叫他再爬起来，于是有一名哨兵留在他身边。“快走！”哨兵重重地踢他一脚，再试一次。那个俘虏怀着死样的恐惧激烈地划手动脚。哨兵只好往后退了一步。

——杀人凶手！别当杀人凶手！如果你这样干，用枪把他打死，那么你就是杀人凶手！维塞嘟哝着，唇边没发出一点声音。牧师双手合十作起祈祷来。戈尔茨双眼凝视着地面。库诺夫斯基眼睛眯成一条缝，缩脖子猫腰作出跳跃的姿势。许尔泽泪似雨下。克雷默尔望着天空。

等在那儿的哨兵俯身看那个朝天躺着的人，一把扯下了那人头上的帽子，然后他直起身子倒转卡宾枪，双手抓住枪管，一下端得老高，用枪托对准俘虏砸了下去。

牧师在胸口划十字。“杀人凶手！这你不可能借口奉命行事，你是凶手！”库诺夫斯基叹息道。

那哨兵还等了片刻，直到那人挣扎了几下，才啐了一口，去追赶那支押送队伍。他从口袋里掏出烧酒瓶，喝了一大口。大概他也有这样的需要。

那位牧师心里也留下了残酷的印象，因为他大声叫道：“这是一个如同你们和我一样的人，咱们的伙伴！”他显得疲惫不堪。“永别了！”他向死者告别。“如果万能上帝的这个征兆不是对你们的警告，那么斯大林格勒是人性结束的开始！”他喃喃地赌咒发誓并向那个死者走去，以便合上他的双眼，把他移到一边，翻遍他的口袋寻找一个识别的标志，以便为他作一个简短的祈祷。

“要快点儿，牧师！”哨兵咆哮道。“赶快拔脚溜走，牧师先生，不然您也会被连累！”库诺夫斯基也发出一个警告，因为押送队最后那个士兵现在转过身子，站停下来，默默地盯住牧师。

牧师直起身来，向士兵出示十字架，疾步跟着队伍，排在队伍后面，他居中走，扶掖着左右两边各一个人，他搀扶已经跟不上队伍的两名伙伴。

军需官们一直紧跟在队伍前面的押送队领导人后边，来到交叉路口，迅捷地拐向右边。押送队象一条蜷曲的、被砍成数段的蠕虫，在他们后面爬动，渐渐靠近小山，朝着斯大林格勒过去，直到伏尔加河升起的雾霭把这支队伍吞没。

当德国第六集团军的残部在被对手无情地扼住脖子以后，他们就向斯大林格勒市区逃跑，以为这样可以得到拯救，其实他们是在奔向死亡，维塞和他的战友则向相反的方向逃跑，还在最后时刻逃脱了死神的吸引。

在一种憎恨、忿怒和渴念报复的浪潮中，苏联人把在草原上的最后一批溃不成军的德国士兵，冲刷进通向斯大林格勒的死亡漏斗。

那五个人彼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喏，这也许是又一次的顺利通过！”维塞松了口气，但没有全部解脱，从他的口气中可以感到一种沮丧情绪。